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志上

續修崞縣志卷七

藝文志上

詔制

康熙四十一年

欽頒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愼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人才蔚起庶幾樸棫作人之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一

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立宮牆朝夕誦讀甯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母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邀盟乃如之人名

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脫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寧無愧乎況夫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

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甯俟他求哉若乃視爲具文玩暴勿傲毀方躍冶暴棄自甘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外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雍正四年奉

上諭

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爲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卽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人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

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爲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尙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並且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爲重大朕自卽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而內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蹟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爲

朋儔視考課爲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爲事任教官之
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
乎士習之不端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
萬民之衆皆嚮風慕義革薄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
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爲學
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卽加薦
拔溺職者卽行參革爲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
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別優劣必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
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詣砥礪廉隅不但自淑
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必共生感發之念
風俗之不變庶幾其可望也

乾隆十年

欽頒訓飭士子文

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
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旣
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
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
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

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義之末哉朱子同安縣
諭學者云學以爲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
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
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
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
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
於汲汲爲也是以志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
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
下則士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

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
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爲己二字乃八聖之
門知爲己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
間存養省察闡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
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况卽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
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
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
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
孔子也朱子此言卽是科舉中爲己之學誠能爲己則四

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已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僞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材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學者知所以學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五日奉

續修崑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六

上諭

畢沅奏陝省關中書院延請掌教一摺據稱訪察各屬院長向來多係上官同僚互相推薦遂致徇情延請有名無實見飭各屬務選端謹績學之人加意振作將所請院長姓名籍貫到館日期造冊詳報撫藩衙門察核等語上諭所辦好已於摺內批示書院爲教育人材之地如果院長得人實心課導自可冀造就英才以收實效 江蘇紫陽書院之沈德潛彭啓豐尙堪稱師儒之席各省類此者自不乏人而如畢沅所稱上官同僚互相推薦遂爾瞻徇情

面委曲延請不問其人之是否文行兼優而各院長等亦
惟以脩脯爲事不以訓迪爲心甚有視爲具文講席久虛
並不上緊延師以至生徒星散有名無實者所在諒皆不
免其事自當責成督撫以期實濟著傳

諭各督撫嗣後無論省城及各府州縣大小書院務訪學行兼
優者俾主講席其一切考核稽查之法俱照畢沅所奏辦
理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

諭知之畢沅摺並抄寄閱看欽此

宸翰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總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康熙癸未孟冬恭逢

聖駕西巡臣遲得奔走於執事之末躬瞻

宸翰揮灑風雲小臣何幸亦蒙

恩賜謹祇奉爲世寶敬摹勒於中堂璀璨輝煌儼

天顏之咫尺齋嚴悚慄勵臣節於終身崞縣知縣臣馬遲稽首頓

首敬摹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八

誠郡王賜詩附

春苑月徘徊竹堂傍夜開驚鳥排林度風花入水來

皇三子誠郡王殿下驂扈

輦輅西巡臣供執事於太原得覲

淮南丰度恭承

溫諭復賜詩綾臣何人斯旣蒙

宸翰榮頒又荷

梁園翰墨祇受之下感悚靡寧伏念臣世受

國恩光榮罔替今臣以邊城小吏叨沐

隆施無從報稱惟有夙夜冰兢勵臣節於無盡耳謹珍藏以

永世肅瞻仰於雙鉤

康熙甲申春崞縣知縣臣馬暹齋沐敬摹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又八

疏

乞除皇租復兵壯疏

明巡按 康丕揚

爲牧地包租日久兵壯裁補難支懇乞聖明除舊租裕軍力以補缺額以重修防事查得山西邊鎮地脈沙磧土多不毛原非牧馬之所又界鄰虜穴軍設不多所恃修防者僅區區本地兵壯耳亦無冗役之可裁者昨據雁平兵備道副使李呈稱爲絕塞懸坐無地租銀節年賠借庫藏空乏懇乞題免仍復邊役以完欽工以防虜患事照得本道分屬繁峙縣乃邊方小邑夏旱秋霜地利無出先年被姦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九

民李騰等以宣大餘地奏奉欽依委官查丈並無山西一字祇緣大同與繁峙所轄北樓口地界相接遂因波及然亦止北樓彈丸微區耳繼被已問故勘斬罪毛鳳騰輩索賄不遂嚴行拷死無辜民人楊洪竟誤以盜賣皇場懸坐有糧民屯正地以二十七年爲始每年額定租銀九千二百兩有租無地卽該監亦議將民屯糧除豁上納皇租矣明旨終未之下也因而節借東盈庫銀一萬四十七兩二錢九分四釐五毫四絲代州庫銀一千八十兩八錢八分七釐七毫四絲七忽本縣庫銀一千一百三十四兩七分

九釐八毫布政司庫銀四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七分五釐以抵二十七八兩年租解後蒙前院御史趙閱視巡邊查果無地再題請豁續奉明旨每年仍解銀四千一百六十五兩五錢此時司府州縣庫藏節借已罄而稅監催檄如雨萬不獲已議將代州等四州縣民壯等役裁革工食扣抵呈蒙兩院姑允每歲於代州裁過修邊民壯工食銀一千四百五十一兩九錢九分六釐崞縣民壯工食銀九百七十四兩九錢八分四釐五臺縣民壯工食銀三百五十四兩七錢繁峙縣民壯工食銀九百三十二兩六錢以

上共銀三千七百四兩二錢八分仍該銀四百六十一兩二錢二分與振武衛廣武小石北樓平刑各口分派本道豈得已哉不過權宜一時以待罷耳但先年原未議修邊工今照題奉欽奉除寇家梁尚無期外內如未修衝邊如小石之頭岡二岡等處平刑之老君殿馬鬃厓各牆高不踰丈厚不盈尺皆屬喫緊本道欲加修而民壯裁矣欲不修而五路臨邊歲歲狹矣萬一闖我內疆則一垣之隔何以遏禦况自恩詔一頒凡有前項拖款尚在蠲免况無地租銀可獨久累合無請乞軫念邊方重地民壯乃緊要人

役題將繁峙縣懸坐無地租銀量爲除豁庶民壯得以補完而封疆有所倚恃等因臣卽欲爲具題特以身未親歷未敢輕聞也迨臣由偏關甯武抵雁門廣武邊外親閱寇家梁工程則見邊牆屹然壁立磚石砌包從來山西所無面詢道臣以錢糧何處道臣頻蹙語難謂此皆本路兵壯修造卽前所呈近裁以補牧馬籽粒錢糧者也蓋此地川口旣厥虜馬易窺又虜情日異隄備當早且民壯之裁革旣多而邊工非一日可辦今歲始將守城及留用夫壯盡數起來暫修百丈此後若如此零瑣何時報竣今欲添足

同修乃籽粒錢糧又無補矣本道蓋無日不懍懍也職因周四歷覽漢史三關而盡知此上則可爲萬年憑恃使兵壯而編派足額則可以立限奏功今此功與此租而相值也豈獨地方之陋哉亦我皇上或未之深思耳該職看得此一租也一誤於姦民之李騰望風捕影尙止及於宣大並無山西一言也再誤於故勘之毛鳳騰索賄懸坐當時雖打死無辜之楊洪然無地可指也及皇上再遣稅監會同前按臣親臨查丈委無此地然後於前租銀內減去一半則聖心有明鑒矣所未卽罷者或謂些須征解當可無

難措辦耳乃今諸臣既搜及於代州繁峙等庫又借及於布政司東盈兩庫而猶未足也又派及於振武衛廣武小石北樓平刑各口分補而猶難繼也不得已遂扣及於民壯弓兵等役工食皇上試以此察諸臣心力有一處不到者乎假使有地有租諸臣何強搜至是惟扣及於各役工食而皇上猶未之罷也諸臣之心窮矣何者各庫間有挪借他項尙且暫支各衛縱有派征彼地自難令代至州縣額編之民壯所爲有事以守城池無事以修邊工者也晉地年來臨邊城堡包砌頗固孰非此一二快壯繕修獨有

邊牆卑薄又多傾圮正宜稱此夷情反復之時亟當整理若人久裁旁用則修葺當是何時此道臣之所爲感時切憂不容不亟請以復者也又兵者國家之神氣居平每患其不充故三年特勅按臣者視之昨職閱各邊兵馬見壯夫比前閱少至八百二十五名夫此八百餘人孰非緣此缺額耶乃邊臣既隱占於額內而今又裁少於數中將來無守防止爲武弁開一口竇耶此又職所親見而未可久裁者也又薊鎮亦修防矣彼尙有保定河間山東等處八衛班軍力多而易辦且歲發犒卹年例等銀特恤其困獨

晉自歲派工食外一餉不聞具奉冬返終步不體若再裁此旁補則緣有地人情固甚便也抑豈邊疆利乎又國家大役無過修邊與治河故從來但遇此役無不請及內帑者晉工凡幾關矣率取辦於本省夫壯並未請及內帑也若省其在內者既未之請又裁其在外者使不得用則邊臣遂無所措手矣况本鎮該年陡遭蝗蝻食禾軍民萬分艱苦勢又不能急邊者乎此事而非久蒙聖鑒與裁補之非係邊工與邊工之尚可緩圖也職何敢瀆惟是懸坐已晰臺心而壯軍又難久去及今不言則此時又當修防之

日矣欲裁之則難乎其爲邊欲補之又難於抵租異時脫責職等以延緩之罪職將何詞也伏乞皇上鑒牧地之係懸坐快壯之難久裁將前四千一百六十五兩五錢包租量行除免容職照數補役刻令赴工不惟瘠民獲甦且衝邊有賴職又思此租也計數僅曰千耳非如他項稅額多至數萬蠲之或無以濟工也些須微貲曾不足皇上一朝微賞之用晉民之修邊多年矣卽稍捐示卹亦似非過况以此銀補舊額仍令在邊修守而實未嘗豁者乎省虛懸以濟實用捐微利以裨邊防所謂以少而益大以重而易

輕者知皇上有明斷矣

乞終養疏

明邑人 賀愈

工部虞衡清吏司臣賀愈謹奏爲陳情懇乞天恩容令終養以延母命事竊臣一介草茅仰荷聖朝作養濫竽部署叨昌國恩雖捐糜莫報曷敢言私然臣有迫切至情不得不披瀝於君父之前也追念臣父賀繼遠止生臣一子並無兄弟不幸先逝臣母郭氏中歲孀居撫臣讀書備嘗艱苦母子瑩瑩相依爲命臣母至今七十三歲常有脾疾不能隨任見在原籍臣於今年八月二十七日接到家書知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十四

臣母症患泄瀉飲食不進已經旬日病勢十分危篤臣一聞之哽咽不已魂夢俱飛雖欲黽勉供職而心已亂矣且臣年甫強仕未填溝壑報効皇上尙有餘日而臣母命懸風燭尙有不測則臣雖萬死何以贖罪伏望皇上達孝及人特賜矜憫容臣回籍侍養以終衰母餘年則烏鳥之情既得以自遂而犬馬之報可勉圖於將來矣爲此具本親齎上

補遺

重修孔廟助工疏

明知縣 劉楫濟

余惟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而要之入而飭躬勵行出而尊主庇民惇倫明禮聲今施後鑿鑿皆踐履實地然由其地宜有以端其趨崇其宮實所以尊其道邑之孔子廟自國朝二百四十年來固幾敝而幾修矣然屬者又漸墮敝殿脊兩廡及大成門並齋舍號盡皆頽傾不堪余每朔望瞻禮慨然惕懼寢食不甯謂是根本之地不可以緩圖迺振意修之但欲捐諸藏而財無所出也欲役諸里而民不可動也遂與諸僚友三先生及鄉大夫羣士子邑人之賢而有知者各出其貲共成盛舉撤故造新輝煌壯麗則聖賢

啟佑文教聿興士之大自振拔者必有應運而作科第蟬聯益光於前者也尚其殫厥心力以無負余慇懃屬望之私意云

稟

創立賓興稟

知縣 雲茂濟

竊卑職

自去年臘間抵崞縣任每於公事之餘下鄉之便

採風問俗尙屬敦龐讀書最多文才稱盛惟地近沙鹵戶鮮蓋藏有志之士往往困守寒穉難爲將伯之呼徒抱棄予之歎終身淪落無力觀光是則生斯地者無由拯其偏宰茲土者所當引爲咎也因思卑職前在芮城創辦鄉會試士子賓興著有成效蒙

憲恩通飭所屬一體遵行但未信勞民古賢所戒况事屬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十五

創始非畏則疑

卑職

於春夏之交引而不發迨與民相習

知足以堅其信而絕其疑也於是八月中旬與卑縣教諭

覃渭訓導周家儼邀集紳耆商同舉辦不謀而合欣然樂從爰議條規設簿刊發每村各立一簿每簿酌舉數人就近勸捐彙錢繳局貧者設以定額富者歸之衆評旬日之間領簿者咸集因擇十月初七日在崞陽考院設局公舉品端行潔爲闔邑所推服者八局董事所有各村繳到捐款統歸局董承管存儲錢行一俟儘數清收發行生息事竣之日視錢數之多寡生息之贏餘再定章程稟請立案

俾以垂之永久而免別項挪移合將卑縣見在舉辦賓興設局勸捐議立條規稟請 察核謹稟

賓興告成擬立規條稟

雲茂濟

竊惟揚國士之眉猶資尺地曳侯門之履且歎無家故知孤進孳孳一第是還丹之候誰念長途僕僕三年煩將伯之呼此固寒峻所心傷而亦長吏所身歷者也卑職調攝

崢陽訪求民俗凡屬橫經之士類無儋石之家兼以塞草霜寒山樞風古誰復繞朝贈策空憐范叔無衣金粟香中無救儲瓶之罄瓊林宴上難容躡屨而來坐使抱璞徒傷

續修崢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十六

懷珠莫售又其甚者藉出口爲生涯遂縈情於刀筆交非蘇李同心爲塞下之吟才豈蕭曹侈口讀關中之律此士風尤爲關係在令長宜亟挽回卑職邀集紳耆熟籌良法引以功名之路思以養其廉恥之心寬其羈旅之憂冀以激其邁征之志爰仿興賢於周禮爲圖集腋夫商民前經以設簿勸捐稟請

憲鑒在案自捐五百緡爲之倡旋以一萬串集其成時閱歲餘事方告畢議以一分生息列爲三股開支歸錢當兩行存儲備鄉會二場取用龍將燒尾更喜雷鳴鴻遇吹毛

益徵風順免作窮途之哭詎憐阮籍猖狂若爲得意之吟
不等孟郊齷齪此皆仰體

大人育才之意稍明卑職循分之私合將卑縣寶興告成

並擬立章程緣由開摺稟請

憲台察核批准立案俾有遵循實爲公便謹稟

文

瘞舊城下朽骨文

國朝邑人 馮夢槐

天地之氣化無一曰不生生必死死必朽骨也者後血肉而漸滅者也自皇古來死生遞嬗百年一更先我生者千萬人先我死者亦千萬人是今日地上一人前日地下已無數人今日地上無數人前日地下更無數無數人然則遍川原皆朽骨矣千年以上腐潰既久瘞而朽爲泉泥不瘞而朽爲塵土盡與黃壤同形質人欲見無由焉其未盡漸滅者習禮之家系有譜墓有誌碑有銘子若孫猶得指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十八

邱墳而識其先然亦不過數世數十世而止至若農夫野老幼子孤孫遷流異國有異世而頓失其高曾者親屬猶不免况道左偶遇之朽骨亦何哀何親而瘞之然於余心有不能以自已者庚戌秋七月二十八日余出崞之東郊見元代舊城圯爲絕壁壁腰荆榛間數棺暴露年久木脫骨落淒煙衰草中不堪收拾嗟乎今之肉盡筋枯者昔之明眸皓齒者也今之風催雨剝者昔之畏暑愁寒者也物傷其類何況於人欲取而瘞之愧力不贍走白於少尹驛宰兩公慨然共任其事捐資覓力同余躬往撫之盛以瓦

缶瘞之平原蓋兩公之心安而余之心亦安焉若曰受死者之靈以資生者之福則此骨瘞固朽不瘞亦朽不甯惟然朽骨固朽瘞朽骨者之骨亦無不朽不甯惟然瘞朽骨者之骨固朽瘞朽骨者之後千萬世無數人無不與皇古以來之無數人之骨同歸於朽審若是則滄桑直夢幻死生如泡影而朽骨之靈於何依而瘞朽骨者之福於何麗耶然則朽骨固不足悲而今日已朽之骨閱數百年乃得兩貴官兩紳士撫而瘞之則又深可幸也余爲文記其事以嘉兩公之賢夫豈徒爲朽骨幸哉少尹姓張諱芳字尙

彬浙江紹興人驛宰姓張諱宸詔字玉音山東登州人任崞之鬧塗同余往觀者則友人陽邑孟攀雲字占五也

記

崢山神廟碑

宋邑人 張忱

夫天地運處之和流動而爲山川山川流峙之秀淵萃而成形勢形勢所在都邑從而興焉然則先王之置城邑也亦豈苟然哉必據山川淵萃之地以爲形勢而已代州之西南有邑曰崢縣崢縣所據之山曰崢山焉是縣因山得名也然而命其山曰崢何哉余嘗周覽四顧其崇岩宏嶺連峯疊嶂四隅環合列岫森然周圍拱抱若城郭狀謂之崢山不亦宜乎是山以西北爲主而氣象軒昂有似乎馬

續修崢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二十

面狀俗因以馬頭山呼之舊有神廟居山之陽靈迹所傳其來久矣蓋聞耆艾相傳之語云起邑之時有神兵夜以助築其神兵每出入乎神廟之西北坡實崢山之西南麓也迄今名之曰鬼兒坪可謂有功於國矣厥後秉火毆蝗雷雹禦寇去疫癘以護民興雲雨以救旱必自此山而出焉可謂有利於民矣於是方之民春秋所報來格來享祈雪而雪優渥祈雨而雨露足至於簡簡乎降福穰穰乎豐年神靈之貺可謂至矣而民之報宜何如哉崢山之陽有村曰申申之居民祈禳必於此烝嘗必於此故因其舊

址乃搆而新之堂宇宏麗廊廡翼然丹雘其楹藻飾其像肅然如在其位矣方其營造之初里居之衆莫不盡力及割牲告成之際歡欣鼓舞咸遂其願熙熙皞皞眞太平之民也嗚呼神之功利及世如此而未列於聖朝之祀典惜哉然而狀神之靈應發神之輝光使神之功利著於民之耳目而不泯於將來者乃士職之當然也故書而識之

崞山神額刻石記

金
元好問

安陽王尙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間凡燕遼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寺皆其筆也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二十一

興定中閑閑趙公爲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閑閑言字有眞行大小之不同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於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申高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爲其父濟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

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興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游於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希代之寶在河東祠廟爲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有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

朝元觀記

元好問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二十一

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邸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爽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遊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徼也庀徒葺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

之六月像設有殿襪襪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
廡庫廡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
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之舊
示不忘本也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辛溪南敬之劉鄧
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
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槩與易道
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
嫌及其更事旣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
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况

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際而角逐於功名
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
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
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遊非自苦也
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
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
也如此其所乏者俛仰詘信呼吸煉化以適神而養壽耳
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僊爲疑而

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蹁躑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帥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肆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元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隱元某記

白鶴山顯聖祠碑

金 牛國儒

予寓崢山木生里清河公門下誘厲後進忽一日公命遊

續修崢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二十四

西山聯鑣而往敬謁祠下凭欄四顧此真絕妙之聖境也目其牌曰顯澤靈祠詢其洞曰西臺寄池旁有里人五戒王文就詢其事略知其然復覩折碑亦明歲月有秩耳曩者是山之陽復有一石洞洌而泉側一穴深不可測聞殷殷其雷之聲其澍旋下牧兒熟知之矣天會間有一僧俗姓李氏乃九原襄城魚家莊人削髮於臺山眞容院出家於此地戀戀不去穿穴而居悼祠堂隘陋特發誠心禮化鄉里豪族重建祠宇恢廣舊制其初泊聖像顯嚴一有當里王公乃吾黨之子晚年自悟隱迹於是及師化去公爲

特繕修之力不爲不多矣定初九年厥廟火災掃地而空至二十三年有道者姓延乃襄迴鳳里人穴居於此化四方檀信復建祠廟恢闋棟宇不日成之命工雕造文殊大聖洎衆聖像一新繪飾神意安而宣靈人心懽而致和乃西臺其後自建廟寄池於此其來久矣池者神龍之所居惟神無方周遊運動微妙不測惟龍時潛則潛時飛則飛千變萬化莫知其狀每遇亢陽四方取迎祈禱雲雨應期化荒爲穰易沴爲和是以人蒙庇庥之厚矣自復有同牢郭道者割除嗜慾休棄妻室以潔其身惟人之難能者公

樂爲之二十四年間來居於是焉當里張五戒議續修水簷及東西回角化諸積善之家衆意欣欣協力而成公於承安五年請臺山眞容院提點和尚并衆僧開講一百日敷演釋教鄉人聞者輻輳而至競貢齋費惟恐其後非神力曷能致此又命工燒瑠璃鴟獸計其所費爲不少矣公好作緣事無毫髮私已卽日來告曰已命工礮石庶載之廟事且令後世傳之不泯遂推求本始俾刊之茲碑銘曰陶原之左白鶴其鄰天涯之右南接滹濱有池寄此西臺其神永宅厥靈廟貌維新四方敬之載嚴祀裡亢陽祈禱

甘澍旋臻百穀用成眷祐於人默儲休慶人樂其性和氣
充溢塗歌里詠銘於茲石傳之無竟泰和五年正月三十
日

創建封孔子碑樓記

元邑人 趙惟賢

有無上之德可以舉莫大之名有非常之功可以享無窮
之祀兼而有之其名與祀爲宜何如也我先師夫子聖人
也傳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我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其功與德固不可得而名然以管窺之則
知天地之大也日月以照臨四時以運行鬼神以造化天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二十六

地兼而有之然後始成其大故自開闢以來創者非一人
作者非一手我夫子採而集之舉而行之故其道大如天
地明如日月信如四時用如鬼神俾終天地不可一日無
以成歷代帝王之軌範者非有無上之德非常之功能若
是之盛耶有天下國家者雖或誅爲父或進爲公或尊爲
王或加以至聖之號卒莫如我武宗仁惠宣孝皇帝以聖
知聖而取孟子集大成之義以追其封仍遣使闕里祀以
太牢則我夫子之名與祀始與功德實相表裏也嗚呼至
哉詔旨旣頒有司建言請刻諸琬琰樹諸廟學用垂不朽

以廣聖德閱十有七年至至治癸亥有隰州馮美中奉議者倅濮有聲推知是州首出俸金以倡是舉繼以同僚協力贊和如監州捏古伯忠翊以籌度之州倅米只兒承務以經營之通判張承事謙以董督之州里豪右或貢兼金或供工役以助不給故不待踰月得美石於西山之陽龜趺螭首不啻丈餘面背方平瑩無瑕玷知州馮君手書詔旨於其陽工既告成樹諸孔廟應門之北基爽塏似玉石復建層樓以護風雨於是丹楹刻桷畫拱雕梁觚棱倚空棟宇飛雲金碧其光龍鳳之章若奉上金輿尊閣玉策之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二十七

天語也然後聖道之尊王言之大不惟彌情而正殿回廊森羅星拱亦足以成廟宇之宏麗也事既落成命余爲記余恒不肖雖忝遊聖門欽遵詔旨若坐井而觀天固不能播聖德之萬一惟嘗從州牧數君子之後覩用功之始末故不獲讓而書之

儒學題名記

明教
論

張鳳池

士君子守道以待來學實勝爲善甚無樂徇乎其名然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因名可以責實也崞自天朝建學掌教有諭分教有訓職雖寒微而關風

化匪細今宇內郡縣學各有題名乃茲邑爲三晉要衝振鐸者無論前莫可攷卽國朝秩職名氏亦散逸不傳將何以紀往而俟來耶鳳池自萬厯乙巳由闈鄉訓叨諭茲庠及登堂問政而題名獨闕再稽邑乘亦無足憑者乃切欲創制之第舉之果義無容惜小費於是乎輸俸鑿石創而題之本其所生之鄉所仕進之途與夫所任之期所去之跡詳註於下焉其昭曠典隆教化也獨題名哉爰是循名責實而賢不賢莫能違者如其賢也身範克端師模克整僉曰某鄉產也山川亦增色也某科某歲所舉貢也發身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二十八

之途亦有光也諸士愛戴之情喜其來恐其去幸其遷復惜其別甚則有去後之思垂休照後卽石亦以人重矣不然卽稍有議雖則嫁災於石而亦足垂後人戒此名之係於激勸之大者何如不足重也余嘗竊恥名之浮於實而及因人自考則實之爽於名者匪尠焉不深有愧乎是爲記

崞縣修城記

明馮琦

崞故樓煩要塞縮雲朔忻代之衝實曰崞口異時虜窺雲中烽火達於郊關旦夕講守備甚急邇者兵偃不復用斥

堠不警邊境寧謐有司見爲無事稍稍弛備自寬比於內地垂橐卧鼓城障或圯而不葺識者慮焉夫江河雖無泛溢然隄防不可去也旱之舟水之車不必用而計用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即使王幕盡空邊塵不動寧可恃而忘戒大中丞魏公蓋覩而憂之曰孰能更築崞以威民懼戎使三晉無憂單外而忻代之間犄岩邑乎則又曰孰能築崞以威民懼戎而又無勞民叢怨也在昔治晉者蓋寧爲保障至論堅城乃又謂疲民力以完之不能復以疲民守之此亦預患之憂也以諗兵使劉君劉君曰是誠然然顧

所措何如耳吾不能勿費而能使民無傾藏蓋以佐費不能勿勞而能使之無以版築荒南畝也吾何忍以數旬之不宴不以易百世之安卽不佞敢受其無咎則請公帑所餘八千金庸以易堊甃木石又以其餘而僦閒民與伍旅之暇者工作之擇精力廉吏泣其事起於萬厯戊戌四月己亥八月告竣工城以雉數者七百四十高四丈二尺厚三丈八尺樓櫓崇峻池隍深闊懸殿置鍛肅如翼如下不罷勞上無謗讟是役也庀材則經歷呂子才縣丞崔穗爲植則原任佐擊時爾學典史趙夢麟察工則太原周守詩

代州周守遠崞縣令袁應春而大中丞魏公兵使劉君則肇始經營有至計焉功竣請紀諸石馮子曰余吟詩桑麻菅蒯蓋瞿然惕誦澤門詛祝乃又歎動衆難也今之禦戎者患在狃一時之安席中國廣大弛防豢寇慮患不深知所患矣而措置失宜煩民重困眊眊胥讒母乃衛我而顧媵之仁者不爲也崞之役預患以固吾圉功立而民安之使無事稱保障一旦有急承而守焉曰是某公之所城也某公之所寬也三晉無單外而忻代之間恃以爲安其憑藉不亦重哉夫治之道根本強固則精神折衝余於崞而寬其大者矣豈不偉哉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三十

崞縣甄修城關記

明邑人 郭九州

歲己亥攝提直孟陬月雍人袁公初方牧汾之靈石民甚歡而中丞魏公以公爲廉能以崞城務爲棘疏請調劇靈石人如有失也號走乞留叩闕待命會上重崞不之可公旣縮崞章眊泣靈石事益有加諸厝設卓卓掩後先而尤留意於邊城重悉心區畫不遺餘力未閱月而就緒又六閱月而底績計原定額費內省羨約五百緡白之上充後

役費蓋始計於歲之姑洗月而告竣於歲之無射月也其
規制其廣袤其煩費調支關節已載在內翰馮公記中凡
增隅樓者四飛樓二十有八障亭間焉如數取義象緯經
宿也垣墉削如臺隍矢如樓櫓爛如虎踞龍蟠駭神悚目
儼然金湯矣崞屬通都孔道出崞者穀擊肩摩冠蓋相望
靡不嘖嘖稱雄麗甲海宇且多公神品焉夫崞城之議舊
矣何也代雁樓煩屬燕都右臂昔在勝國郡治之且置崞
山軍軍其地蓋嚴之也國朝置西東中三其路要之西中
者路環以萬山綿亘竟省盤紆阻絕至有不得成列方軌

者頗不利長驅卽如隆慶丙寅石州今永甯雖失利而虜
亦以履險綑重難致卒大困躡而遁去獨東路川原漫衍
循路夷曠爲省會北衝首所恃有雁門一障耳脫失守崞
卽其衝崞虞虜可深入無忌往嘉靖庚申虜大舉犯崞目
無全晉太原南有蹂躪跡焉殘害之狀不可言不稱重地
哉以故多算如中丞當道劉公蒿目之而益拏借前箸議
茲役者不一也第任事難其人或觀望以逋其責或規避
以遺之繼或綿薄以甘之咎戾以故訖無成績在戊戌已
昉事厥當事者有畫諾耳竟以不稱指遭之斥古稱議事

易任事難詎不信哉且茲邑也經始者以萬餘鎰計時日以三稔亦重之也公卽稍稍自愛拮据勞以其限振之績猶當受破格賞第原定公鏹復有一歲之經費必毫無羨矣卽羨之非培其役廩必培其所都目餘人或有染指心焉又必不以聞於上也况肯以之佐議外役如今所謂剗右關埤左墟甃南郭以自詒勞瘁哉茲三役者蓋中丞公有是心而姑有所待者也迺公以神速之故成省羨省羨之故生枝剗默契中丞之指而建白興事焉家眎國務公其有之說者以中丞公爲知人信夫又甫戒事時公謂甯

遠門紆曲湫隘思直而敞之毀墉其西而鼎新焉辛亥食時忽無雲而雷躍之神蛟焉壻如也聞數百里外遠近神之今茲境工遄異衆亦疑有陰相之者爰命余賦詩紀其盛拜紀始末以示來茲其詩具見別錄公諱應春字元卿別號太宇陝西鳳翔人萬厯己卯賢科爲關西右族云

來宣橋重修記

明邑人 梁璟

天下之橋梁道路城垣廳舍人所必由而必居可有而不可無者也未嘗不由於典守公勤之人以成之繼之者往往視其傾頽欹側窪坎而不之理者一則安於故常怠弛

之習一則狃於陰陽禍福之說故耳崞縣東北望京師將千里北望宣府七百餘里西北望大同四百餘里京師爲天下根本而宣府大同京師之後門禦虜之極邊也二鎮軍馬之重甲天下糧儲芻豆之需率多出於三晉運糧無江湖舟楫之便車挽人荷皆出於陸路而崞縣經行之要衝也出城門纔數步有水自西山衆泉而來兩岸闊且高上有石橋曰來宣橋建於金泰和三年居士游完所捐資者也橋離水四丈高二丈闊十二丈長歷年旣久山水泛溺橋之西岸上漸嚙噬石多崩損湮沒前令或視之而不

理或苟且撐之以數木其廢墜陵夷可期而待見之者莫不深爲之咨嗟憂其果於廢而病於涉也成化戊戌昌平徐侯壽來宰是邑政之可因可革者斟酌行之次年己亥春事多就緒覩橋之廢墜慨然歎曰吾不理此是政之大弊也於是謀諸縣丞郎俊主簿張秉典史路通咸以爲可急而不可緩且訪諸耆舊招邑之有戒行僧曰淨演者俾親其事邑之殷實巨家見徐侯之修舉廢墜願出貲以助之者淨演錄其姓名於簿收其貨貲物料度砌石丈尺若干用僱石工詣山之有石處隨其宜而攻治之又募鄉之

尚義者出車牛運石於橋次時巡撫山西都御史秦公紘按臨是邑爲之程其功而責其成且以物賞淨演而激勸之整飭兵備副使蔡公麟往來按治亦從而督理其事山西都指揮于公某邑庠訓導孔謳劉海亦各出貲以助之由是人各忻然經理營作既補其廢墜又增其砌石加石闌以繞之鑄鐵錠以持之樹之以牌揭其橋之名越明年庚子夏五月告成其橋之宏偉迥邈如長虹之覆水圈砌整飭如半月之懸空煥然燁然非復前日之可比也戎役商賈運餉往來行者無阻滯之虞耕樵漁獵朝作暮輟居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三十四

者有生理之便昔見而咨嗟憂傷者今皆爲之歎賞忻躍之不暇徐侯率僚友詣予而求爲之記予邑人也因是功之有成以見朝廷之得人庶事之咸康但冀後之宰是邑者勿怠於修葺焉遂第其事以復

漏澤園記

明知
縣 袁應春

予自家食時老者恤之貧者憫之蓋其天性云卽牧崞政事頗僻處固多自度其衷未嘗不以哀榮獨爲急急也是以增牧孤老賑貸貧民病者濟以藥餌亡者給以棺木嘗適野勸課農桑見崞之南北昔有義冢歲久詹者盡矣乃

捐俸數金命省祭官邢淮等去城之北四里許買在城都六甲齊恩地一段南北長二十七步東西闊二十八步計地三畝一分五釐該糧一斗一升九合七勺去城之南三里許買右廂都十甲亢奉登地一段東西長二十七步半南北闊二十七步半計地三畝一分五釐該糧一斗一升九合七勺皆築以圍牆各通一道令貧者葬焉庶於予恤老憫貧之心亦得少慰矣哉雖然傾圮者葺之芻牧者禁之侵削者臯之又無望於後之牧崞者

重修樓煩寺記

明邑人 李本立

夫樓煩古邑也迤崞北三十里許迨其世遠人湮舊迹亡滅久矣厥寺古刹名爲樓煩存舊制也歷代以來襲其名以及於茲而不變者亦愛禮存羊之意也然基址雖存沿革不一寺之前有衢通於宣大寺之左有溪接於龍泉誠勝地也地雖勝而得人而居之則攄憂發粹日與之娛是人情世態交相贊者也顧不偉歟承平旣久繚垣漸弛嘉靖辛丑兵革之際廟貌殘毀人心洶洶弗奠厥處思欲庇其神靈乃與寺主昭敬等議之曰寺之肇建源流已遠自東晉遠公演教於此嗣是而後守其法戒代不乏人其後

牆垣疎薄規模狹小可不增其式廓宏其剏置而聿新乎
比者虜患憑陵猝時應敵無具豈可以千萬載不拔之鴻
基爲犬羊之所荼毒深用爲懼莫急於此僉曰如議迺始
大興土木營繕宮宇鳩工度材計值糧費募緣而四方助
資者若流增剏後殿五間懸塑金容聖像兩廊對峙亦各
五間其棟宇森嚴丹楹刻鏤雕甍繡闥靡不悉心營葺之
又恐藩籬不固乃據舊險增築堡牆內以營宮宇外以捍
盜兵俾環繞於外者四塞而固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蓋天
鍾靈於是 unlimited 於遐裔也由是諸工獻藝勢若星拱智者
効其謀巧者効其技勇者効其力不越月而告成其巍然
險阻凌絕之狀眞一方之奇觀也豈止狀僧家之勝概衛
像貌之尊嚴已哉

重修紫荊山趙武靈王廟碑

明代
州牧 朱大統

代之沱西南三十里許有山名曰紫荊界在崞邑之東厥
山巉巖峭屹環若翠屏山之麓有泉清漣不竭上有趙武
靈王廟蓋鑿厓駕溪而成云余嘗以禱雨故詣盤曲迂迴
而後陟其巔爰考掌故則趙簡子傳四葉趙武靈王之眞
境也王胡服騎射當姬末滅中山光啟土宇築城備胡起

代歷陰山大有造於代人功之遂建廟而血食焉所從來舊矣第歲久就圯繕修弗繼凡垣墉墜茨狼狽尤甚此胡以妥神靈而光明薦余心愀然者久之會比邱海濇從西方來偕其徒清常毅然肩勸募爲已任惟時富者捐緡貧者効力往來者咸愆愆而樂施集材鳩工不彌月而告成事規制軒朗丹雘輝煌舉數十載之廢一旦煥然改觀山若增而獻奇水若引而加秀王之英爽益洋洋乎焄蒿而苾芬且代薄邊徼往嘗有燧警今黎黔享安堵之福者垂四十餘年皆王貺也自是歲和年豐雨暘時若計罔所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三十七

用禱卽禱亦蔑弗應王哉靈哉靈哉武哉斯不與荆山沱水並傳不泐哉是廟也創之莫知其始重修於嘉靖十有八年再修於萬曆之二十二年而此則其三修者歟用叙顛末而勒石以記

重修唐魏鄭國公廟碑

明邑人 靳瑄

崞之龍泉在城北相距三十里有廟曰魏鄭國公之祠遡厥所自魏鄭國公在唐時常領兵禦北至此水艱遂以劍插地劍拔泉湧以濟軍渴後因以龍泉名也其泉流洶湧灌溉民田利澤及於民而後人遂建祠於泉之上以彰其

靈感而爲生民之禦災捍患焉且是廟自創始以至於今其間或重建或增修不知更幾但碑記殘毀其創始之年代興作之事績莫之考矣惟有司以時祀之鄉民以事祈之歷世相沿迄今而不廢則其鄭國公之功蓋天下名垂後世而福佑生民所以享生民之血食於無窮者夫豈不宜然而歲久傾圯不堪瞻仰成化丁未時歲稔熟鄉人曰人仰於神神依於人使不爲之修葺久則廢爲瓦礫之區將何以妥神像而昭神功乎旣而衆可其謀慨然以興廢爲已任乃召匠傭聚財貨經始於宏治戊申歲梁柱有朽

腐者易之椽桷有短折者補之覆之以瓦甃砌之以甃石以至門坊鐘樓牆壁無不從而修飾之以垂於久遠但東西廊廡久矣頽廢今又營建以數十間之盛高大宏敞視昔倍加越己酉告竣煥然一新殆無遺功者也適今年獲美石乃具其事之顛末屬余爲記用告後人竊以功之興廢未有不從乎人者也古人有云作者未始不欲久存繼者常至於殆廢得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耶余故以經始之事營繕之勞易廢爲興之意咸刻諸石以俟來者有所考以用心焉

崞令李年耕去思碑

明邑人 賀祥

按晉輿圖誌崞逼雁門當三巨鎮通衢徭賦重累民寡營好勝氣地廣袤确瘠宰者最號難哉往綰綬宦此中者不一其人第急則病烹鮮而下不堪緩則病弛網而上難理蘄寬嚴相比中經首之會當路推薦民心永結於去後卒不少概見云中州石鍾李公素稱有道視篆茲土粹白自不一點染庭署清肅斯人莫敢濡跡哀恤無依藥粥頻施有略涖民執持三尺橫梗畏帖良善藉其福照鞠理一出躬手墨吏無所弄其影射邑苦餉催不敷多方督懲民爭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三十九

輸將入覲捐俸金以自費一夫一馬不擾小民贖鍰可寬卽行蠲宥諸如葺城垣寢萑苻酌徭役革健訟罷羨鏹修橋梁創神祠未易臚指歷此中已逾五載餘閒閑下不啻慈母頌呼祝願蘄永爲一方召杜在事者業已檄旌交薦無有虛歲頃當守檢賢疏昔中之小試龍章賁寵以顯殊恩仍擢荊州少府父老士女再三截鐙卒不獲允去之日攀卧號啼足相望聲相應若失怙恃肖像而祠者萬出一心故老有持公德政績一錄欲次其言以寓懇懇去思余幸在福星下方脈脈不忍舍能已於揚述耶竊惟今之宦

四方至如公之得民心得其去後民心非有膏沐沾濡深入人心必渺幸致理矣嗟乎公行矣遺恩不磨去而不去也民見矣目擊此碑不見亦見也南國甘棠峴山墮淚於我公再覩云第此又不免以并坐視公矣方今聖天子注意吏治側席忠良有賢若此荊州郡恐不能久淹也指日晉臺憲掌筦鑰隆施灌注布德萬端海內俱被調燮其福德陰庇我崞者可不下致矣公名年耕別號石鍾起家鄉進士以爲異日採風者之實錄云

崞令袁侯去思碑

明邑人 賀貢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四十

崞壤确瘠氓椎魯寡營徭賦甲比封且三鄰巨鎮接邊關達京省六通四關衝也以故輶軒旁午幾務蝟集嘻非宏才大略之英綰章斯邑必無倖致理矣我袁公以關西偉丈夫舉己卯孝廉筮仕靈石邑人首渥膏澍蔚然望起先調平遙縣士民奏留上可之居無何中丞魏公以公邊材上疏復調公崞邑露冕以旋殫精調劑者不遺餘力甫浹期而百廢俱興向之積窳輻輳今迎刃而解瑩惇無告者一飲以醕甘狡胥舞文者心悸而救過之不暇健訟齷法者膽落而斂跡之若掃殊伐茂庸見於部院之薦剡里巷

之歌謠靈邑之去思記者余不容贅僅書其略其禔躬也
飲冰茹蘖其接物也不詭不隨勤政事則出入戴星作士
類則婚喪時助愛氓庶則課農桑招流移施棺藥惠工商
則稱廩餼裁冗稅公價值諸所營建尤可紀者修神清觀
爲覲君也繕城郭爲衛民也初修各壇廟事神之禮殷矣
增葺節孝祠範俗之心切矣至若新學宮以右文飭教場
以講武建旌善申明亭以彰善癉惡而埤勅公署修理橋
梁種種難以悉舉凡此諸費或請之公帑或佐之捐俸與
民秋毫無擾而宇內頓改觀焉噫嘻美哉公可謂上不負

聖天子中不負中丞公下不負蒼生者矣有此異政因考
績吏部以夏邑開採礦務任重奏調我公藉彈壓之崞士
民皇皇如失怙恃奔訴借寇兩院從其請會題保留命下
該部祇因復疏留中竟不能挽公之行也去之日行李蕭
然有古琴鶴之雅攀轅卧轍者不可勝數泣聲遍郊圻公
亦潛然動色旣去則僚屬思之士民思之農工商賈思之
乃建祠豎碑懇余爲記余不能文直書其事異日公陟臺
省躋樞要紀名臣者有斯記在尚備裨官之葑菲云公名
應春號太宇陝西鳳翔人乃弟位宇公登乙未進士先任

臨漳調河內鴻勳偉烈與公無二昔人所謂璠璣齊清信不誤也

馬仲琥誠孝碑

明知縣 翟吾道

名可重乎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名可輕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名稱情斯爲美若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則人將指而議之矣不若無名之爲愈也昔人有以割股爲非孝者正病其矯情以干譽也不然人子菽水盡歡亦足以爲孝况割股者乎崞邑民有馬子仲琥者性孝友親歿廬於墓側寢苦枕塊朝夕哭奠者幾易春秋鄉人咸重之由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四十一

是觀之彼豈有意求名者乎孟子稱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若馬仲琥者謂之豪傑亦可也無導於前而卓然自立終始如一也余承乏茲土忝爲提調邑庠諸生懇余爲文褒獎之以勵風俗余素惡矯名之人今喜馬氏子之孝出於誠又感諸生之情亦出於誠也故命之曰誠孝

增修東橋碑記

國朝知縣 邵豐鏞

滹沱襟帶治東遠近數十村居民萬千納賦市貨絡繹往來踰河以達治橋而後渡創制伊始蓋自明季大陽里張贈君瓚母氏樊安人施捨板木率衆力而成之者以故雜

役久經優免其後歷代相承復建河神廟翼以茶亭前令馬公暹合張李兩善信共捐施地九十二畝二分每歲拆造有常期所需夫力孫家莊人獨任之而貸其在官之雜役永爲例勞於此而逸於彼其法立自馬公用意誠善余初涖崞深知此橋之爲利也溥而欲其長保弗敝也會有桃園村公地六十一畝五分撥入此橋重申舊約莊之人亦踴躍從事自以爲便勒石以誌勿諼顧橋制狹隘僅容一人不能肩摩往也板窄而長躡之奕奕動負載者股慄車至下而徒弛其輪轆軒軾舁而過之余乃謀所以恢張

之者先出俸金勸募同善於是好義之士共相樂輸購選良材增其式廓去板葉而用完木變經接而爲緯編薪以覆木土以填薪三尺有奇厚之數十尺有奇廣之數三千九百尺有奇袤之數始工秋仲再閱月告成共費白金六百一十兩堅固閎敞蕩平如砥車行其上示我周行幾忘在水中央也董事張輜張濟世李存請余記之余惟前人制作有基勿壞茲橋也不惟無墮於後抑且大擴於前謂非諸君子同善之力哉然創基張實始之拆造李永任之於橋各司其職雜役永絕其煩人已交相益焉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東橋利濟宏功當與沱水長流並綿千古也夫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既望

重修普濟橋記

國朝教諭 王錫九

普濟橋南關河上爲省北孔道廣袤平坦規制完固輪蹄絡繹慶利濟無病涉惟我邵侯首捐清俸率闔邑之好義樂輸而謀新之者也經始於乾隆二十年七月落成於二十一年六月錫九司鐸此邦邑人以紀績之文見委因得舉其梗概焉橋建於金泰和初前明成化年重修迄今歲月滋久漸就坍塌滔滔馬足幾斷行人議修復者屢矣顧

以需費浩繁僅等道旁築舍我侯涖崑百廢具舉美不勝數若散給桃園村河地俾四處浮橋及學貧生贊禮生均有永賴興築陽武河壩而十數村保無水患崑邑志乘自明萬歷年至今無紀載侯偕邑中博學好古之彥加意採訪悉心編輯而文獻燦然共推善本此特爲政之大者蓋侯以經世偉抱始宰楚之黃梅創建文昌閣而百餘年未發科名一朝振起不期年治行爲湖北冠旋調黃岡踞七省通衢朝使星輶應接不暇凡爲令者惟以民力供億侯下車一掃從前苦累頌聲徹遠近邑西接麻城諸山每歲

山水陡發橫流及黃數十村民田屢患漂沒侯特相度地勢築爲隄防其水並入大江向之巨浸並成膏腴沿江蘆洲民占其利豪強日事兼併獄訟繁興久不得決侯躬親履勘按籍推步其地視冊載加縮乃以步法古窄今寬折其數而均派之兩造帖服蓋黠者政借此以爲侵占計而絕不自顯其樸者又罔知置辨歷久積弊至此豁然稱神君焉臺使者方交章請擢遽以丁艱回里補任來晉一本治黃者治崞宜於茲橋之廣資利涉而必爲之修舉也昔子產乘輿濟人孟子以爲不知政單子入陳於川之不梁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四十五

而決其亡善乎我侯之爲普濟能規其大而已不啻人人悅之也今侯移治鳳臺福曜自北而南崞之民方恨奪吾慈君之速而長虹蜿蜒往來踵接咸享興築之利不衰則侯之功德直與此橋並垂永久召公之棠樂公之社物因人重人亦以物傳崞有普濟何難與蔡公萬安橋媲美史冊哉

崞陽書院碑記

國朝知縣 喬應發

樹木之計以十年樹人之計以百年吾治崞陽書院擴舊養蒙義學而新之者也先是邑東五峯山多柏年以成材

者衆附近居民欲易值卽山之左右立學余曰是舉也私而不公恐邑人議其後爰於邑城內相其陰陽增其規制卽今地是也又勸紳士之有力者爲之助中構講堂三楹先後造齋房一十有六廚房三間附焉二門之制亦三新建文昌祠三間在其東前有三小房大門視二門增其二內三間則書興賢育才之坊也講學有所矣枵腹豈能來遊師有脩脯徒有膏火下及掃除啟閉之待用者亦莫不均其工貲皆於修理之外以所餘歲借其息擇賢者以權出入而並爲之差考課有定程優者錄之願隨課者亦從

其志此經制之大略也我

國家作育人才幾二百年學校之設無間遐邇崞陽爲代首邑雁峯西南而下雄奇傑出爲崞山之秀滹沱左環陽武右抱障百川而東注其靈秀之所鍾毓教化之所甄陶光明磊落敦篤樸茂之士旣不可以更僕數來學於茲者相觀而善文行交修吾知鹿洞鵝湖之風不難再見於今也雖然學校之廣勵在

朝廷書院之振興在有司昌黎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余踵舊塾更定其規模未詳其節目後

之官斯土者誠能雅意栽培多方造就久道化成俾榘枘
杞梓盡充棟梁之選其於樹人之計豈不甚盛也乎若夫
修舉之歲月甲午年八月興工乙未年八月告成經理之
姓字亦宜備書以示後

原平鎮義學碑記

國朝知縣 李衡

國家以人材爲重而人材以教育爲先古者黨有庠州有序
國有學一時被其化者家絃戶誦詩書之澤彬彬如也三
代以降而此風渺矣余泣茲邑惟以廣教化美風俗爲首
務據邑志原平鎮舊有義學苦無地產年久頽廢不克振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四十七

興心竊憾焉適有貢生恒謙邢生家本素封有志興復余
力加勸勉生以爲然因將祖遺房產一區共房四十八間
截成三院內兩院爲師生肄業之所前院門面房歲收房
課又捐銀壹千兩置地收租以供延師膏火之用託紳士
等經理不假書役之手以杜弊端可云善矣夫自棫樸化
遙子衿刺起學校之荒從古已然晚近來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士習波靡不殖將落者比比也而邢生之
樂善不倦克成善舉乃如此衆紳士公呈具冊詳報余方
申詳

上憲題請議叙而生已逝矣茲於道光十一年蒙
旨特獎給與樂善好施等字樣且飭給銀建坊嗚呼身弗榮於
生前名得垂於身後繼自今修而葺之勿忘勿怠雖不敢
與黨庠州序上媿休光亦庶幾乎廣教化美風俗之一助
云爾

重新修建南橋碑記

即普濟橋

國朝邑人

范起

道光十年六月十九日夜普濟橋崩橋即南關石橋也其
高距水底三丈其闊容水道七丈六尺其上容車乘六轍
考其創始與北橋名來宣者皆金義士游完所建少損復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四十八

完石碣可紀今也月鉤全陷蛻脚半留亂石攢泥輪蹄驚
避再造之謀與創始等咸謂工甚鉅費甚繁以驛遞之孔
道又實偏乎守門廢置不可而咋舌袖手者多則與謀成
功者之豈易爲力哉先是歲甲申修茲橋壩堰具稟邑宰
詳憲按糧攤捐原有成例奈近歲不豐又值有軍差念此
興作閭閻恒疾首蹙額於未事苟復仍例攤捐民縱積月
累年不肯負歉而奏績維艱善事者其何忍而爲此夫攤
鄰於勒莫良於勸而凡有公事捐助中人之產者又往往
不可多得茲橋費萬不止誰其家諭而戶說誰其傾囊而

樂輸相此事之計極又多謂責民以民不如責民以官之
爲得也嗚呼難矣有奮然而起者曰攤捐難勸捐又難均
難也與爲攤之難曷若爲勸之難尚其試哉爰會紳庶分
道馳鄉共挾一其難之心詎敢望其如願以償乎縱有得
焉恐遲之又久而所得終難敵於所費也乃一出而樂輸
之家得數千金者固不容有二得數百金者已幾於四五
至如百金且得廿有餘家數十金以及集腋之數不可枚
舉計地不百里計日僅數旬已獲萬有餘金迴憶向者鳴
鼓擊木官吏煩督果孰逸而孰勞孰易而孰難固不待辨

然而初念不到此也董事諸人於焉度工命匠遵修壩舊
規各備貨斧輪流監造斯時截石移山車運絡繹鑿聲盈
耳雜錯紛騰始而握底下杆飛鐵搨者歌相和繼而尋根
置石力木扛者肩相摩負畚者操築者供奔走而備使令
者日不下百餘人舊式用輞樣易爲斧式匠氏挾繩尺以
指揮縫合甚密蓋不日而穹窿在望矣較舊高三尺狹丈
餘鮑脊突起期圓而堅也水底滿鋪石版較舊又當耐久
舊石悉嵌無遺上道闊如故工興於辛卯年之三月訖於
壬辰年之四月約費萬金嗣蒙縣主李公諭計將羨金修

葺四門城樓慮難之舉易如反掌又能佗及伊誰之力哉
我

皇上湛恩汪濊羣黎百姓霑濡已久其鼓舞於公事而不能自
已者卽其熙熙皞皞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之象也是舉
也歸功於樂輸而樂輸不敢受歸功於善勸而善勸不敢
受歸功於效靈之河而河靈又不敢受於維

聖皇恩普德洋夷庚物則無善不勩億萬斯年橋鞏民康

邑令靳侯謙谷德政碑記

國朝邑人

亢光斗

古之良吏如子奇朱邑潘安仁皆有治績可稱而鳴琴譜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五十

化絃歌播風要惟慮生言氏子爲最迄今讀其書猶慨然
想見其爲人則凡宰一邑者不當如是耶或曰古人抱聰
明樸茂之質而又得聖人以爲之師故其學之成隨所施
爲無不可者非若後世徒以不學未成之材而治積重難
返之邑也嗚乎爲是說者其於古人誠得矣抑人之稱謙
谷靳公也其謂之何公於辛丑歲來莅吾崞壬寅卽調繁
期年間除暴安良頌聲載道其服食器用雖寒峻或有難
堪公處之裕如也凡薪水米炭一切取資於市者皆稱直
而償雖一錢無不給惟以民事爲兢兢苟義不容辭無有

遠邇必躬親之隨身祇一騎從役一二人近者已事卽歸遠則自爲供給不擅取民間一杯水如是者年餘而始終如一何其清慎勤若是也夫輓近去古已遠吾不知公之所爲與古賢有司誠有合否第自公握篆以來無事寒暑遞更而堂無留獄民少覆盆四境之內悉油然向化此豈無所挾持而遽能鼓舞斯人於不勸乎則安見今必異於古所云也崞之人士自公去後幾於每飯不忘遂不禁見諸咏歌曰自從公去崞誰復育英賢思公如望斗翹首喬雲邊自從公去崞誰復課桑田思公如望歲祝願再逢年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五十一

余聞而問之曰吾輩沐慈父母恩未獲報其萬一願書額以頌公且勒石以誌吾輩之懷思俾後來者覽斯碑知公德入人之深相勵而爲之豈非吾邑之大幸歟余亦肅然起曰此甘棠遺愛也吾鄉其尚有古風乎乃卽掇其歌而爲之記云

邑令張侯金堂德政碑記

國朝邑人

賈承福

自古移風易俗必始於親民之官郡有守邑有宰皆與民相親而可以勸善懲惡崇起教化者也漢代以來循良爲重若黃霸之和平龔遂之儉約孔奮之潔清劉寵之耿介

其他蜚英騰茂勲垂竹帛者未易僕數而品端行直率皆以六廉爲本所謂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瀟廉辨者其選也然則後之欲爲良吏者其莫貴於廉乎崞巖邑也官之所入不加多於昔時而上下往來賓客之用酬應日繁居官者輒苦其用不足矣邑侯金堂張公以名進士來莅茲土三年於茲獨卓卓然以廉明著本其廉之善者瀟者而居心常恕故刑不濫也本其廉之能者辨者而折獄甚明故民不冤也本其廉之敬者正者而課士也勤待士也寬以此爲治雖古君子何多讓焉丙午春修街衢興工役自

玉泉寺至文廟前大約九十餘丈皆上鋪以石下通水道公以是爲一方之風水所關也慨然修之署中大堂凋敝已久亦捐俸以修歷數月而告成自興役以來總計所出之貲蓋二千四百餘緡工如此其煩也財如此其費也公以獨力任之於閭里間秋毫無擾甚矣哉其廉也夫士當草茅伏處讀書稽古嘗思家修廷獻爲國家清白吏一旦印纁纁綬若若遊於紛華靡麗之場而素守不失者往往難之歷觀前代甯成之爲吏也曾累千金杜周之爲吏也不循三尺其貪酷被議見譏於天下後世者雖千萬襍不

能掩也而公之廉貞乃如此異日作舟楫作股肱繼郁雨而追召棠殆發軔於此也歟閭邑之人咸欣欣然有喜色而爲之頌頌曰禾有嘉德木有常春猗歟休哉我公之仁明珠不徙碩鼠不刺猗歟休哉我公之義福星至今樂無涯育崞陽兮一縣花仰

鳳詔之將頒兮烏鵲應擁乎公車

新修試院碑記

截錄

國朝邑人

張曾

試院之設惟督學使者按臨之地則有之其餘州縣不數數觀也查乾隆九年部議有嗣後府直隸州考試童生照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五十二

州縣錄送名數卽在學使試院編號局試如府直隸州治內向無學使試院應選擇就近緊密公所照依試院之式編列坐號嚴行考校而於州縣試所在未經議及雖或因一州一邑人數較少就近緊密公所更易選擇亦可以見試院之設非易易也崞邑童試向卽在本縣署中吾輩幼時應試者將及千人每屆試期堂皇內外擁擠無立足所兼以階砌高下廣狹不一不能編立坐號開門時一湧而入左手接卷右手提考籃或背負坐褥繩絡布囊肩上橫短足几往來衝磕如入五都之市譁然以囂與點名聲相

雜最後各覓容膝地強弱幼壯衆寡不敵甚而爭毆者有
之更遇疾風暴雨或塵霧迷天或淋漓而地鎮日輒不能
下筆於乎孰謂試院之設可稍緩哉余自道光庚寅夏科
試後及今已三十八年同治壬戌秋關隴從軍日與兜鍪
劍戟矛頭盾鼻爲伍憶兒時橐筆應試光景宛如隔世甲
子冬請假旋里晤邑侯王仲光明府名珠山東濟甯州人
適毅然有創修試院之舉余不禁以手加額曰是役也實
崑邑人士數十年來築室道謀所有志焉而未逮者也望
我侯其終始成之戊辰春余奉陝撫檄籌餉來晉復歸里

續修崑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五十四

門則試院之修已居然葳事矣棟梁輪奐巍然翼然遠近
來觀晨夕絡繹莫不曰夥頤沈沈者如楚人詫殿屋之盛
也至若兩廊號舍東西森列尤令人見獵心喜恨不遲生
四十年仍厠身童子隊中夬角紅襟與諸少年旗鼓相當
重角此風簷寸晷之勝今老矣爲豔羨者久之試院董事
每向余談及曰此吾邑侯平軒萬公之力也公名啟直隸

遷安人於前歲丙寅莅吾崑邑時王邑侯量移臨晉倏已
逾年前議興修之貲集腋者幾半塗而廢我侯下車伊始
卽慷慨仔肩與修城練勇諸務同時具舉文事武備蔚然

振興更以鶴俸之頒爲鳩庀之助闔邑紳富感賢侯勸諭如蟻負粒如鼈戴山量力以施無怨言無吝色董事諸君子更曲體賢侯德意視公事若家事自備資斧不費及公局一錢勞怨不避而猜嫌悉泯蓋竭萬緡之費積千餘日之力而大功告成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又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今而後可知免矣余假館廿餘日邑侯與諸董事每屬數言以記之余方愧馳驅戎馬七年之久學殖荒落恐無以稱此盛舉而兩賢侯倡修之力闔邑人士好義之心及諸董事經營之功必與試院同茲不朽因敘顛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五十五

末以泐諸石

崞縣賓興碑記

國朝雁平
兵備道 劉賡瀛

從來賓興設而人材盛人材盛而學校興賓興者所以培學校而廣人材也崞邑爲雁門之通衢山環水抱靈秀鍾焉故人材之盛自昔爲最卽今之登賢書捷南宮者科不乏人惟地近沙磧民鮮殷實士子終歲勤業嗟餬口之無資十年讀書歎進身之無助者往往有之是以寒峻之士半生攻苦逢大比而欲博一戰因囊空而輒困半途此同人所爲之長太息而莫可如何者也同治癸酉雲萃川賢

令調任斯邦以名翰林而膺邑宰露冕觀風牽絲入境其勵精圖治自有不同於俗吏所爲者因書院經費之不足爲之捐增膏火以勵諸生念鄉會川資之維艱爲之議舉賓興以獎多士又思文事必有武備而武富多於文貧爲之格外施恩立武鄉試視文得十分之二武會試視文得四分之一其斟酌條議妥立章程稟請各大憲批示立案遵行辦理用心亦良苦矣詎料雲令故後武懷私見以窺文文生畏心以控武不明立局之大義遂致爭訟之弗休既經控縣又復控州控州弗已因之控

道案懸二載未曾得結今歲秋余抵任後該舉人等來轅呈控隨卽行提兩造前來細核卷宗申明立局之義示以息訟之端曲爲開導各釋疑忌斷令仍遵

各大憲批示雲故令舊章業已各具甘結遵斷息訟隨將前議定條規暨現在堂斷面商該署縣崔協同該董事等督催勒石於文廟以期昭垂夫久遠從此文武和睦各圖上進文可以彰黼黻之華武可以寄干城之選人材奮興蒸蒸日上余實有厚望焉是爲記

遠公樓煩寺像記

略

明參政 閻士選

樓煩在古爲夷狄之國至趙武靈王而有之其英風猛烈
照輝今古迄今數千年生靈不淪左衽者武靈賜也乃不
以樓煩歸武靈而以歸遠公豈業緣之興衰有盡而懿德
之好無時泯耶公生於晉代值五胡亂華四方雲擾而公
以元言逸韻表儀倡導使虛襟者挹其沖風漱流者味其
餘津杖錫廬山清勝之賓不期而至以淵明之逸行靈運
之藻思及十八高賢莫不皈依蓮社非公烏能致之至桓
元以抗主之威不能屈公之志晉安帝以龍輿賜公出入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五十七

而公視之泊如真足以廉貪立懦者

重修好虻廟記

明知縣 張仁

好虻之屬害苗之蟲也時而或有或無勢焉能盛能衰變
化莫測其所以必有所主乎其所以者無形與聲不見不
聞非神而何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儒先記曰四者皆
害苗之蟲也今不以此名之而曰好虻者豈非方言之謂
與又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豈非爲非主者言乎廟在陽
武河南魏家莊之東如梁記大元至正元年勅建大明洪
武之六年重修其來也遠矣是乃境內神明有司人民所

當報祀者其亦古昔蜡祭之意也歟舊制卑隘又兼年遠風雨吹灑不無損壞似不堪爲妥神靈及歲時祭享者矣本村廣濟寺僧人淨潔覩此發心鼓舞左右遠近居民各出資財物料重修此廟而擴大之啟功於宏治九年九月之吉落成於宏治十八年七月之內棟宇高闊牆壁堅飾規模之整飭非昔日之可比斯足以妥神靈堪奉祀而快人心者若此僧者其用心重於神明爲乎民也爲乎民則非爲一己之私而爲公溥者歟是可嘉也已茲用事畢衆議宜勒石以紀其歲月及表其僧用心之篤後之人觀此甯不感發而興起者乎故以此爲之記云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五十八

重修關王廟記

明知 袁應春

予平生欽仰關王其忠義震耀華夷其英靈乂安民社予仕靈邑於建廟所業修葺之來牧崞謁王廟於邑東古城內視其荒陋弗堪棲神志存恢擴後予蒙婺城之任甫六月而告工賴神護庇尤切令工鼎新其廟會佐擊時公等亦以理城工至聞予舉欣然從之且益以貲乃繪正殿置夾室起鐘鼓樓及門坊咸金碧黝堊爲崞麗宇功竣時公謂予當記予曰王之廟同城新崞之人仰神佑自是而雨

暘時年歲豐邊塵息城郭安堵萬萬年永保無虞也然宰
邑者亦有責焉果能飲冰茹蘗輕徭薄稅愛民事神其
福之不則神亦監之是宰邑者之保民猶神靈之賜也時
公曰然遂刻之石以祈神貺亦以告後人云

重修城隍廟記

薛敬之

關西

夫崞在元崞州也我國朝復唐虞舊業以其民寡土地多
荒蕪改縣隸代郡迄今百十有餘年人物繁夥豪傑迭出
故凡崞基之所因者悉興之葺之一如其制獨城隍一祀
爲民祈報今不足爲神依棲吏士者宜隨時修葺克相我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五十九

聖天子建邦設都爲民造福之盛意惟茲尊神爲民福善
禍淫摘姦追伏雖幽暗之中而不能昧昭昭之意者報祀
所宜急也元城陳侯宏治二年來令是邑下車首謁是廟
覲其隘陋風雨毀殘像貌頹敗難爲瞻仰屬其人民之耆
老而告曰縣之有城隍猶陽之有僕也僕與陰陽相表裏
廟之故址雖存不足爲神依豈能爲民造福乎邑人僉謂
侯之敬神愛吾民也謹承式上命於是陳侯遂命耆老王
弼等四人同羽士張洞雲鳩工掄材量期計糧構正殿五
間高二丈有奇深三丈許東西兩廊各十間民之助貲助

力者最衆暨門廊臺砌又成數十間工始於宏治五年迄於宏治七年七月告成金碧丹雘燦爛輝煌儼然煥然人皆稱快此容無石以識歲月陳侯走介來請記於義不容辭而爲之記曰自古帝王之相天下而凡所爲者靡非爲民也如建一都而必爲一都之城建一郡而必爲一郡之城建一邑而必爲一邑之城一都之城保障一都之民一郡之城保障一郡之民一邑之城保障一邑之民隍卽城下土也城隍之說后土之別名各隨其迹而成之后土無迹而城隍有迹雖曰廟其居而人其像有大小之殊要而

言之皆土地也故爲土之神惟我聖祖之混一天下祀典獨正如京都則名京都城隍之神各府則名各府城隍之神各郡則名各郡城隍之神各邑則名各邑城隍之神一洗漢唐侯伯五爵之陋茲我崞城隍之神必遵聖朝之制昔之晦今之明昔之蕪今之新其吉凶必有以利民用其善惡必有以開物成務自不能不爲陳侯之功而居民春秋之祀祈報之誠又豈無焄蒿悽愴昭昭之顯者哉斯民其慎之如述以復

重修東嶽廟記

明教 許 誼

崞邑南門外咫尺間有廟曰岱宗卽東嶽泰山之神廟也始自大元丙午得趙氏施地於南關速報司之左施地四畝至戊申禩經營籌度而廟始建焉至癸巳始塑聖像越至治三年前後始成及我熙朝成化聖天子龍飛十八年越有二百餘年正殿及兩廊神像子孫聖母祠堂俱被風雨損壞無論不足聳人壯觀亦難以棲神矧崞人凡有水旱疫災必祈禳禱無不感應時則有若令尹徐公壽二尹閻公莊之二君子知名當世秉力一心區畫錯置偕諸耆老杜鳳等一皆洗心滌慮念道思眞各捐已貲贊成盛事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六十一

不期年而殿宇廊廡壇壝門除咸與維新顧其所費不啻千萬緡矣實崞邑千萬世之勝概邑人於晨昏間上以祝延聖壽下以祈佑生民祭法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之謂也崞人請書其事余將崞山施地主係蘇魯都趙杞捨地六十畝以勒諸石並垂不朽

重修吉祥寺記

明訓
導 孔 謳

大明成化壬辰歲冬十月下旬余來分教崞陽至其境山川旋遶澗溪縈流已知爲古名郡暨造其邑之南郭人煙

比連其大街西有寺一所新建門面三楹兩列護法其中殿宇巍峩高冲雲漢所可觀者是耳迄予抵任後公暇值大尹公吳二尹公郭拉予同抵是寺又見畫拱雕梁粉繪牆壁釋像煥然一新須臾出行者五七輩皆拜首參見畢予詢建刹之由其中一僧言温貌恭揖讓對答儼若儒習歷陳所以寺名吉祥設邑以來古刹也後正統間值僧會遠行建修焉經歷二十餘載風雨頽敝猶盛昔時比邛惟德見其狼狽發心緣化又值本縣施主杜鳳等各捨已財用買木料甄石諸色用度修建三年幸獲稍完正殿三楹

佛像三尊伽藍鐘鼓備陳於內而無缺焉是以朝參暮禮有所依也外建鐘樓一所山門兩楹是以出入起居有所節也予聞之慨羨曰人之有志者事必竟成一僧人之微而能操是心成是功爲一邑叩禮之壯觀豈非有志者哉嗚呼浮圖之於世人皆以爲無補於治空談之教也予獨心之不然然而五教五倫國士君子躬行實踐之大節其林生總聚之民不諳是道者能不賴釋道興善心化強暴爲養生送死之一助耶又且是道之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佛教之興若是亦未爲無補於

世也矧惟德興是心而增飾是寺可謂重祖道而不忘本者也今而厥功告成心事已竣衆儕咸欲立石勒惟德之功表惟德之行暨施主之善果於不朽也耶謹書以爲記

五峯山廟記

明訓
導 徐 綬

天地間名山大川皆有神以主之如崞之崞山天涯柏枝五峯是也而五峯獨高聳壁削重疊盤踞甲於諸山中有聖母祠柏松蒼翠澗壑環遶是爲中峯他若東峯有漱玉泉南峯有冥府殿西峯有梵王宮北峯有水草廟刱建無紀止識重修則至順之元年洪武之十一載也其後日就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六十二

傾頽不足以棲神有寺僧道顯者乃募貲積財賚徒庀事若正殿山門僧房禪室不踰年而告竣煥然改觀人人稱爲小五臺矣嗟夫神爲山川民物之主凡福善禍淫禦災捍患無如五峯聖母之靈常攷成化壬寅大旱歲饑邑宰徐公壽懇禱是夜雨足嘉靖戊子亦旱縣丞劉存善禱之隨雨其靈異如此雖然人心亦有神明果忠君孝親不姦不佞神必佑之不則神必鑒之觀至誠贊化育之旨具有明徵矣

重修風龍神廟記

劉天相

太原古崞之北去城二十里餘有廟名曰風龍之神其建制之詳舊無可攷惟梁誌以爲重修於元之至元三十年予因稽之載籍周禮有風伯洪範爲箕星漢以丙戌日祀於戌地唐天寶以秩爲小祀以後升爲中祀仍命諸州置風伯於壇社之東宋人兆於西郊祀以立春後丑日我朝設通祀之壇於天下而於專祀則因元之制蓋以其吹噓萬類鼓舞羣生而厥司其重也故每年三月三日縣侯潔牲具儀以時享於六月一日鄉人亦以俗禮崇奉之以祈從律而不愆嘉靖六年二尹於旱魃之時循舊典謁廟致

沛甘霖因許置醮臺不果後遭狂風於承命部水之中流默祝前願而風休水甯雨復隨應以後邊虜犯境折毀諸廟而於王之廟將折而自墜死者一賊遂已則王之靈感有不可誤者假諸廟之神而皆如王則國脈之永國威之振不其大哉厥時既久殿宇傾頽聖像圯壞將無以棲神而成禮二十六年有樓煩寺僧永萬並鄉耆楊洪劉存者乃集衆以謀鼎新之輿情允協於是募民庀費鳩工飭材延數載而底績焉廟貌尊嚴前設小庭三間以便拜謁臨階築甃門一所以嚴啟閉傍有兩廊以爲烹飪之資東有

享堂以備宴享之禮制度規模煥然改觀特潤色未加則亦有待然耳既而村落寂寥里甲蕭條或者以爲漸於逃逸難於復振矣有達者曰遇有良宰則事猶可爲幸逢賢侯尹公際可適至清風宣著恩威並行期年而政通人和流亡稍集歲亦頗稔其僧因欲備飭前功而事亦就緒然則盤據西山襟帶沱水增光古嶂而取重太原者蓋亦巍然爲之巨鎮也哉以是而知神之靈顯及人之俊傑並事之完美者果然與有待也然其事之始末與其人之舍資勤力者不可泯沒無傳故忘疎愚而敘其事於石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六十五

重修崇聖寺記

明邑人 賀愈

吾崞城內舊有崇聖寺不知建自何代止梁記元至元二十七年我天順七年重修二番也第年久日就傾圯甚而通衢垣牆亦鮮昔歲僧官圓資見而惻然慨爲葺理未幾資沒乃明闡繼其官憾資緒未就與鄉耆程君天會鄭君廷寶馮君世金亢君萬馮君世寶冀君時才各捐貲募緣前建鐘樓一座其中央佛殿及地藏十王俱用金粧飾至門廡僧舍亦煥然一新仍印造佛經全藏匱置殿中集僧閱誦自萬曆丙子起工迄今年庚辰夏始告竣時吾守制

倚廬闡及天會等詣吾請言以記歲月吾曰諸君嗜佛也
吾昔業儒也道不同豈相爲謀哉且崇正闢邪吾儒責也
安能爲諸君文辭不獲乃詰之曰諸君之修茲寺也誠何
心哉天會等曰此古刹也吾輩不忍其廢也吾歎曰此修
古心也闡曰先資修之而未就吾爲後人不忍其墜也吾
歎曰此反本心也戴記曰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今諸君有
是心矣請擴而充之可乎夫寺古刹也諸君旣不忍廢凡
古道之涓靡可不思所以反之乎古人之言行可不思所
以法之乎古俗之仁厚可不思所以復之乎資沒僧也闡
且不忍墜凡爲吾鄉人者於先人之訓誨獨不思所以遵
耶先人之宗族獨不思所以睦耶先人之產業獨不思所
以守耶闡與天會等憮然曰命我輩至矣請書之以告一
邑之人吾遂次第其言以爲記云

學田倉記

張鳳池

夫學田之制其來尚矣凡天下都郡邑多有學田而崞則
無之萬曆三十四年冬關西陸侯來知崞崞之事一切大
小緩急務力爲規畫至周且悉其加意於學校事尤爲深
遠知崞之東西山有閒田焉舊屬集蕪令人開而墾之並

前李侯所收共得地一十一頃一十六畝稅以穀徵歲徵穀三十三石四斗八升作爲學田遂請其事於上幸主文衡周公校吾士如天日愛吾士如子弟甚加惠斯文者遂大以爲宜而下其檄於縣縣侯祇承德意率行其事又慮穀入之貯也於縣倉不便出納遂議建倉於學宮明倫堂右立室三楹且勸之二尹鳴謙郁君儒而督之捕廳健所賈君應元遂不再月而報成焉義當爲記乃請議於同寅介軒郭君世祿起濱王君鵬昇而推屬之池池惟斯田之設也豈細故哉凡士有貧不能婚者給於斯有貧不能葬

者給於斯有貧無以爲衣食者給於斯則斯田之有裨於多士也甚大爾多士可昧焉忘所自耶夫仲尼之道本之實履擴之學問致之天下國家爾多士磨揉遷革率趨於善其勉於學者勤入於道者漸禮讓興行風俗醕美以求不詭於經訓不慚於科目而無負於明時則斯田之設方爲不虛受斯田之利方爲不愧因以頌我周宗師與陸侯之功於不衰也遂備鑱諸石而使來者永鑒焉

周宗師名
繼昌號蓮

說

卽事說

明訓
導 郭世祿

夫崞在雁門之南雖稱腹裏而臨邊北一帶國朝邊釁七
啟爲患嘉靖三十九年掠崞境內攻陷原平南陽等一十
七堡虔劉之慘不可言惟城關賴口北兵馬護守僅僅獲
全自隆慶末年和議旣成烽燧不警關內外具有衽席之
安然以今事勢推之竊恐釀禍匪細崞捍禦全賴邊城今
關北玩愒成習各將領胥削夤緣以希遷擢曾未聞有悉
心邊患慎防守修武備者夫和久必變而邊人顧怡然燕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六十八

雀處堂能不動賈生薪火之懼哉乃其備崞之說有六一
曰撫流民崞地瘠差重逃移者多人心不固誰與共守則
流民宜撫而恤也二曰廣積儲崞非武城有急必藉各兵
護援今倉廩儲積未盈且恐年久浥爛不堪餉軍是宜議
積而議新也三曰議修築崞左雖有滹河而空城榛蕪絕
無居民右雖有關而郭外高阜幾與城埒尤爲受敵之所
東關可無建西壕可無濬乎四曰復壯額崞地衝繁所用
夫役甲於諸郡原役民壯三百九名今裁百餘名工食以
抵繁峙皇租所留一半且不免別役修築無論居恒守城

乏人倘有事藉捍衛頃刻不可得則壯額急宜復也五日
葺堡寨崠之村落有遠在百里外者脫有警遽難入城其
塌毀堡寨不當蚤修葺耶六曰備戎器崠舊雖有器械今
多無存卽有一二甲胄弓矢火礮率不精利一旦遇變恐
束手無措則戎器又不可不預備也祿里居絕塞熟眎邊
情覺偏邊之地概不可不預爲之防者故爲此未雨之說
不識當事者以爲然否

銘

高万墓銘

宋前太原府
戶曹參軍 賀霖

君諱万高其氏也世爲崞之申人其先亦不甚顯迨君始以豪貲聞君性嗜田業而便習水利事申有河所謂陽武者其源湧於陽武塞石壁間汨汨而下出於曠谷每遇過漲則有墊溺之患居民爲之不甯濱河有田數十頃因墊溺則廢爲曠土其民亦轉徙而他者不可勝計矣嘉祐熙甯間君始爲鑿渠道築堰塹引漲水以溉瘠田得膏壤數千頃卒抵豐殖由是鄉之人皆效而爲之向所謂曠廢不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七十

毛之地今皆變爲良田其轉徙之民亦皆復其業而往往推爲甲戶在崞之地凡稱膏腴者必稽焉故熙甯以前民知有漲水之害而不知有漲水之利熙甯以後民知有漲水之利而不知有漲水之害則其爲皆自君始也惜乎君以黎庶之賤素不考古以研究天下之利害而其爲乃能使一鄉賴之若幸用於世則其爲豈可量哉元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君以感疾而終時年五十一有男一人宗亮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賀存中餘皆適民族有孫四人曰福祐福壽福錫福善孫女一人仙哥君先娶靳氏早卒繼

娶張氏後君五年而終宗亮季女乃張氏所產也宗亮以元祐三年八月九日卜葬於申之北坂實靳氏之墓也以妻張氏同祔焉使來丐銘於余曰先人之才雖不獲爲世用亦以豪貲爲鄉之良民願藉一言以傳不朽余方以先妣之憂病卧於里而念君爲姻婭且實有舊而知其爲人也不獲已遂爲之銘曰積德厚者以善善民積產富者以利利人君財有素於鄉獲助慶其云何子孫承祜同治年於申村

渠內得此碑

梁尚書神道碑銘

明 李東陽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七十一

初南京戶部尚書梁公引年請老時大病新差所具疏詞懇甚上惻然感之乃賜詔許致仕給驛歸其鄉仍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歲給輿皂四名恩禮特厚歸二年訃聞復遣官諭祭營葬事蓋異數也公諱璟字廷美世爲太原崞人祖諱興從戎朔州後仍居崞考諱資有義行鄉人稱爲直軒先生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妣史氏贈夫人公性至孝少時直軒血出其面公以舌舐之而止正統己巳北虜肆亂直軒從征官兵潰公聞變披髮號且走求父所值歸乃已嘗爲馬邑縣學生革乃入崞景泰庚午舉山西

鄉貢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成化初累遷都
給事中論事持大體壬辰與諸司官劾大臣不職者因薦
致仕尚書王竑都御史高明可用言太激切獲譴幾殆不
爲變癸巳擢陝西布政司左參政遍歷所部詢民疾苦察
郡縣才不才得牧民體分守洮岷適西番縱掠居民驚徙
公提兵斬之男婦復業者千數以內艱去辛丑服闋復任
巡撫都御史而下交薦於朝乙巳進右布政使丁未遷左
布政使敷惠勤事視昔尤溥在陝西前後十五年民熟其
名益宜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

公整肅風紀賑饑民理冤獄簡民壯增武備永州寇作督
官兵平之鎮守 官毆殺王親下公勘覈力拒請屬不爲
撓以外艱去壬子改四川有武官驚不聽令痛繩之以法
始皆帖服有劇盜亦督兵勦之甲寅擢南京吏部右侍郎
會獨理部事事畢舉戊午進戶部尚書出納明允方大展
厥蘊時已嬰疾庚申遂得請去及歸足不至公府徜徉山
水間日圍棋賦詩爲樂篤倫睦親事兄琮尤謹每宴會拜
跪如少時所賜廩餼月必分給間以散諸族黨歲歉則出
粟以周貧乏死者具棺衾葬之建石橋書院以教子姪及

鄉之俊秀給以薪米筆劄而時課之及束纊且屬命子曰
無廢義學蓋其生平所樂爲者故至是尤勤勤云耳以宏
治壬戌七月十五日卒距其生宣德庚戌正月十六日壽
七十三配雷氏賢而克相累封夫人先公四年卒葬於唐
昌之原癸亥甲子月初七日起壙葬公禮也子一曰枋以
蔭爲國子生女一適驛丞張廷舉孫男七鳳儀鳳化皆縣
學生鳳倫佐傑佑俊皆幼孫女六長適縣學生高尚志次
適李森次適學生李本立餘未行曾孫一公敦雅純正耐
清苦遵矩度不事矯飾隨所授任必稱事事舉閱歷既久

資望兼積人無訾議而又先幾勇退以壽考終延及子姪
方隆未艾揆諸理數可謂不失其正矣古之語大臣者必
先出處其間幸不幸弗論所處合時與義乃可完其名而
不辱其身苟終之不令雖有奇節危行卒歸於無所用之
地故非任之難而保終爲難公亦可以無憾哉公予同年
進士雅相知厚聞公訃遠不能哭其子枋來請銘神道之
石比鳳化復來速銘乃按四川布政司參議李君瓚狀爲
銘以畀之刻焉銘曰公起諫垣出領方牧入爲都憲兩鎮
南服功勞外內徧歷川陸政勤教條法慎刑獄亦有兵威

匪我窮黷有言有功並受褒錄既登留曹遂典錢穀雍容
廟堂以率羣屬官無列資器不覆餗功成志倦勇脫羈束
若駕康莊永謝顛蹶若飄巨津既往而復彼疾行者匪躋
斯溺相彼川流往過來續亦惟天道盈禍虧福其所未竟
後人是淑家有遺書鄉有遺塾有封在原公所自卜其幽
有銘永世斯告

胡成家銘

國朝邑人 張震

成之先世隸籍秀容從父來崞爲賀氏傭曰爨而爨曰舂
而舂宵營早作無詭無慵父歿母死僕實瑩瘁倚賀如親

續修崞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七十四

勤勤終歲賀本舊家漸乃陵替兄弟三人凋殘相繼成無
所託行汲而沽鬻縵於市厥口是餬垢顏蓬首斷履敝襦
尺布斗米贍其主孤十月寒衣清明紙錢藐此諸孤不知
父阡成攜而往負幼於肩且行且泣出涕漣漣眠成之貌
與乞丐倫眠成之心衣冠逡巡主僕大義惟君與臣始終
不貳能有幾人成之生平未有家室居停楊君實埋其骨
念成之義鑄辭墓石永保其封勿畊勿牧

補遺

遠公序銘

晉 張野

釋慧遠雁門樓煩人姓賈氏世爲冠族抽簪落髮研求法
藏公藉廣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異妙理與高悟俱徹冥
宗與遠心等至師安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結宇靈嶽
名被流沙公溫心善誘發必遠言俯思塵化之域游神無
生之門年八十三而終銘云

妙法常存悠悠莫往若人乘生皎如月朗遠賞鑒物知狹
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壤又曰夫子之悟屢劫獨明仰高
契峻俯深懷清惟峻惟清若隔迴絕惟高惟深志崇知潔

